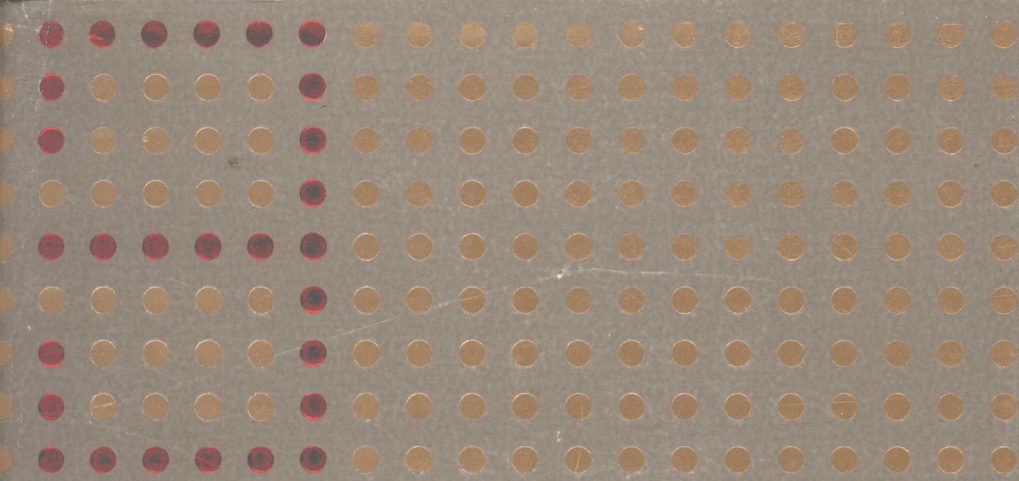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

第三集 文学理论卷三

总主编 王蒙 王元化

本卷主编 陈思和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 第三集. 文学理论卷三/陈思和主编,
谢有顺编选.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5321-3545-5

I. 中… II. ①陈…②谢…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②文学理论-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6787 号

CHINESE NEW LITERATURE SERIES, 1976—2000

In 30 Volumes

VOLUME III: LITERARY CRITICISM—Part III

Editor-In-Chief: Chen Sihe

Assistant Editor: Xie Youshun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9

Shanghai, China

本丛书系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出 品 人 郑宗培

责任编辑 吕 晨

封面设计 袁银昌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 第三集

文学理论卷三

总主编 王 蒙 王元化

本卷主编 陈思和 编选 谢有顺

编辑: 本书编辑委员会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绍兴路 74 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4.5 插页 6 字数 651,000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300 册

ISBN 978-7-5321-3545-5/I · 2703

定价: 63.00 元

目 录

小 说 评 论

关于张洁作品的断想	黄秋耘	3
净化人的心灵	李子云	8
——读《宗璞小说散文选》		
立体的和交叉的	蒋孔阳	16
——读刘心武《立体交叉桥》有感		
论陈奂生	阎 纲	29
——什么是陈奂生性格？		
邓友梅近作中的民俗美	何镇邦	47
山里人的赤忱歌手	潘旭澜	53
——古华论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	蔡 翔	75
——读张承志《北方的河》		
三论陆文夫	范伯群	83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张贤亮	许子东	98
——兼谈俄罗斯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忏悔”主题		
马原的叙述圈套	吴 亮	124
古老大地的沉默	李庆西	136
——漫说《厚土》		
不相信的和不愿意相信的	王晓明	146
——关于三位“寻根”派作家的创作		

刘恒论	程德培	166
——对刘恒小说创作的回顾性阅读		
当代西绪福斯神话	吴俊	180
——史铁生小说的心理透视		
带着喜剧色调的悲剧	戴翊	195
——李晓小说论		
从历史的拯救到历史的诊断	孟悦	205
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	李星	224
——路遥论		
在凡俗人生的背后	陈骏涛	240
——方方小说(从《风景》到《一唱三叹》)阅读笔记		
空缺与重复: 格非的叙事策略	陈晓明	249
躲避崇高	王蒙	268
王安忆的新神话	李洁非	275
——一个理论探讨		
贾平凹论	胡河清	283
废墟上的精魂	雷达	296
——《白鹿原》论		
接近于无限透明的人格理想	王彬彬	318
——关于朱苏进的两部中篇新作		
大地守夜人	张新颖	325
——张炜论		
戏弄和谋杀: 追忆乌托邦的一种语言策略	郜元宝	337
——诡论王蒙		
陈染: 个人和女性的书写	戴锦华	348
《马桥词典》: 敞开和囚禁	南帆	364
与诗同行	吴义勤	376
——韩东小说论		

李洱：与日常存在照面	王鸿生	389
南方的堕落与诱惑	王德威	394
——小说“小说”		
林白论	陈思和	406
城市人的经验与叙述	杨 扬	417
——关于陈村的《鲜花和》		
莫言：恋乳的痴狂	邓晓芒	423
让时间倒流	李敬泽	435
——阎连科的《日光流年》		
毕飞宇的短篇精神	汪 政 晓 华	439
探访人的隐秘心灵	王一川	447
——读铁凝的长篇小说《大浴女》		

诗 歌 评 论

新的课题	公 刘	463
——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		
在诗歌的十字架上	谢 冕	469
——论舒婷		
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	唐晓渡	478
——读翟永明的组诗《女人》		
辉煌的生命空间	王 干	483
——论杨炼的组诗		
郑敏：从现代到后现代	蓝棣之	498
台湾诗人论札（洛夫论·痖弦论）	刘登翰	503
食指论	林 莽	515
北岛，或关于一代人的“成长小说”	张 闳	528
先知之门	朱大可	549
——海子与骆一禾论纲		

飞行的高度	沈 奇	570
——论于坚从《0 档案》到《飞行》的诗学价值		
曾卓的潜在写作：1955—1976	何向阳	585

散文、戏剧评论

从生活出发	朱 寨	623
——评话剧《丹心谱》		
报告文学的新开拓	张 炯	637
——读《哥德巴赫猜想》		
赞《陈毅市长》	丁 玲	645
生机在于创新	余秋雨	649
——《魔方》的联想		
释《野人》	曾镇南	654
——观剧散记		
评《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	钟惦棐	663
民族和时代的良知	顾 骧	666
——读邵燕祥新时期杂文		
现时的五位散文家	周政保	672
论 90 年代的中国散文现象	陈剑晖	685
北京散文作家论	王兆胜	703
王小波随笔文体的道德实践	崔卫平	716
无边的写作	汪 晖	723
——《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选》序		
刘亮程的哲学	蒋子丹	737
“与永恒拔河”的人	王 尧	739
——隔岸妄论余光中		
余秋雨：从审美到审智的“断桥”	孙绍振	749
——论余秋雨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的地位		

小说评论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关于张洁作品的断想

黄秋耘

一

我不太熟悉张洁同志，照理说，我是没有资格评论她的作品的。何况，要认真地评论张洁同志的作品，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的作品，是她的独特的艺术个性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她的人格结晶。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写文章的人，或许能描绘自己作品中主人公细腻的心理活动，却往往不能分析清楚，作者本人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所产生的复杂的心理状态。”（见《起步》）那么，笨拙的我，又怎能分析清楚她在创作时所产生的复杂的心理状态以至她的艺术个性呢？假如我只是用一些社论式的政治术语和文艺评论的行话去评论她的作品，给作品贴上这样或那样的标签，我肯定会曲解甚至亵渎了这些精致的艺术品，那么，我还是干脆不写为好。

因此，我必须郑重声明，这篇文字所记录下来的，只限于一些直觉的、粗浅的印象，一些片断的、零碎的感想，而不是什么系统的科学的论证和分析。严格地说，这不能算是文学评论文章。

二

我记得，高尔基曾经说过：“我们读着安东·契诃夫的小说的时候会有一个印象：仿佛在一个忧郁的晚秋的日子里，空气十分明净，光秃的树木，窄小的房屋和带灰色的人都显得轮廓分明。”（见《文学写照》：《安东·契诃夫》）我们读着张洁同志的小说和散文的时候，是否也有类似的印象呢？有的。但是我还有一种独特的印象：我仿佛看到了一幅

幅优雅而娟秀的淡墨山水画,诗情画意被笼罩在一层由温柔的伤感所构成的朦胧薄雾之中。它们有点不可捉摸,但是它们又是那么强烈地触动读者的心弦。正像我们读契诃夫的作品时所感觉到的一样,作品中主人公的心灵和读者的心灵,好像是一对频率相同的音叉,敲响了一个,另一个就自然而然地跟着共鸣和振动。这是不是纯粹个人主义的“音叉”所引起的共鸣呢?如果是这样,契诃夫就不会成为旧俄时代的杰出作家,更不会成为高尔基的良师益友。同样的,张洁同志的作品中也蕴藏着对于与社会正义相对立的“非”的鄙视和憎恨,尽管多少有些伤感,否则,我们就不会为之动心。

应当指出,这样的境界,这样的情调,是作者所特有的,至少在当前中国文学领域中,我们还很难读到相同的甚至是类似的作品。

我不能用准确的、科学的语言来说明产生这种艺术效果的原因。但是我猜想,这也许和作者的艺术风格不无关系。张洁同志的作品并没有什么曲折离奇甚至完整的情节,也不着重去描绘人物的行动和笑语音容,而只是倾注全力去刻画人物心灵深处的微妙活动。她所写的,虽然绝大多数都是小说和散文,却具有近似于音乐和抒情诗那样的艺术魅力,像音乐和抒情诗那样的打动人心。如所周知,音乐和抒情诗是不能叙述故事情节的,也不擅长于描绘人物形象,它们只能倾诉于人们的心灵。

三

假如允许我作进一步猜想,作者大概是不会带着笑容和幽默感去观察生活的,而总是皱着眉头、带着沉思的神态去观察生活。她对严酷的现实生活有时感受到揪心的痛苦,但是她绝对不会号啕大哭,把痛苦尽情发泄出来,而只是咬紧牙关,抑制着自己的热泪,竭力把痛苦缄藏在心底。敏感的读者不难从作品的字里行间感受到这种充满着悲悯的深沉的感情。这种感情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而在《忏悔》中表现得最为凝炼而深刻。

作者曾经用过“痛苦的理想主义者”这么一个词儿,我不知道,她说

的是不是她自己。“痛苦的理想主义者”是纯洁的，但是在任何时代，他们都只能是悲剧人物。作为一个忠实的读者，我实在不忍想象这位聪明纯洁、富有才华的作者竟会成为悲剧人物。但愿，我的猜想只不过是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

四

有些读者也许认为，张洁同志所写的，大部分都是爱情故事。例如《爱，是不能忘记的》，从题目到内容，大概总会被人们当作爱情故事来读的吧。关于这，我倒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篇小说并不是一般的爱情故事，它所写的是人类在感情生活上一种难以弥补的缺陷，作者企图探讨和提出的，并不是什么恋爱观的问题，而是社会学的问题。假如某些读者读了这篇小说而感到大惑不解，甚至引起某种不愉快的感觉，我希望他们不要去责怪作者，最好还是认真思索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习……等等加于我们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把我们自己束缚得那么痛苦？而这当中又究竟有多少合理的成分？等到什么时候，人们才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呢？

五

作者或许已经意识到，由于她过于执著地去探索生活的悲剧性，总有一天，会给她和她的作品带来无穷尽的非议。有时候，她有意给一些充满着感伤情调的作品挂上一条光明的尾巴。比如《哪里去了，放风筝的姑娘》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她大概想让读者们“破涕为笑”吧。可是，涕泪是真实的，而笑却显得有点勉强。我们为作者善良的愿望所深深感动，但还是不能相信，这个善良的愿望竟会那么容易变成现实。我们坚信，我们的社会必然会一步步前进的，我们的生活也会一天天变得更加光明和更加美好的。但，任何一个政治上比较成熟的人都会承认，人类社会每一步前进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只不过有时候多一些，有时候少一些。而且，我们大概还免不了要继续做一些使别人和自己都

痛苦的蠢事和错事。我们不需要绝望的悲观主义,同时我们也不需要廉价的乐观主义。假如在现实生活中还有悲剧,还是按照它的本来面目来写吧!为了不再产生这样的悲剧。看来,作者大可不必过分介意别人的议论,也不必过分担心这样的作品是否会“不合时宜”。

六

有人提出,张洁同志很少写重大题材,也就是说,她很少对涉及人民和国家命运的问题发言。不知道是由于她“心有余悸”,有意识地回避这方面的题材,还是由于她的艺术风格不适宜于创作这一类史诗式和政论式的作品?但我总觉得,她的是非观念和爱憎之心都是非常强烈的,她很关切普通人的命运,这就决定了她不可能回避涉及人民和国家命运的问题。不过,她很少从正面写,而更多地是从侧面写。例如在《谁生活得更美好》中,她辛辣地讽刺了那个自命不凡、装成一副“趣味高雅、思想深奥”的模样而实际上灵魂卑鄙肮脏的吴欢,而热情地歌颂了那个对待生活和工作都十分严肃认真而且具有极高的美的鉴赏能力和创作能力的女售票员,这难道不是关系到当前我们青年一代的理想情操、道德风尚的重大问题么?这样的作品的教育意义和社会意义,恐怕也不在《窗口》和《班主任》等作品之下吧。文学作品当然应当干预生活,但干预生活也可以采取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张洁同志是以“契诃夫的方式”来干预生活的,她轻轻地叹着气对那些应当受到谴责的人们说:“同志,你生活得可不那么好!”

七

直到今天为止,张洁同志只发表过十多篇作品,要全面地论述她在创作上的成败得失,未免为时过早。况且,正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我虽然十分喜爱张洁同志的作品,但是要我对这些作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综合的分析,这恐怕不是我能胜任的事情。不过,有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她已经逐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她这十多篇作品中,无论是万多字的短篇小说和电影剧本也好,还是千把字的散文也

好,无一不融化着和突现着她鲜明的艺术个性。假如随便把她的一篇文章涂去署名,掺杂在许多作品之中,我相信,一个细心的读者不难分辨出哪一篇是出自她的手笔。因为从意境情调到思想语言,都是她所特有的,是别人所代替不了的。记得不久前有一篇文章写道:“假如我是一个作家,我要努力做一件在今天并不很容易的事。那就是:表现我。”张洁同志是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的。我们所殷切期望于她的,是发展、深化而不要轻易抛弃、改变她所特有的艺术风格。

附:张洁同志的作品目录

- 一、《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北京文艺》78年第7期;
- 二、《哪里去了,放风筝的姑娘》《北京文艺》78年第11期;
- 三、《有一个青年》《北京文艺》79年第1期;四、《含羞草》《新体育》79年第3期;五、《寻求》《电影创作》79年第4期;
- 六、《挖荠菜》《人民日报》79年5月16日;七、《非党群众》《北京文艺》79年第6期;八、《谁生活得更美好》《工人日报》79年7月15日;九、《忏悔》《北京文艺》79年第8期;十、《耕耘播种的人们》《中国青年报》79年10月13日;十一、《爱,是不能忘记的》《北京文艺》79年第11期;十二、《起步》《光明日报》79年11月21日;十三、《拣麦穗》《光明日报》79年12月16日。

净化人的心灵

——读《宗璞小说散文选》

李子云

读宗璞近三四年来作品，不知为什么，我常联想到黄仲则的诗。这位清朝大诗人当然没写过小说，而宗璞也较少写诗。引起我这种奇妙联想的，大概是由于他们的某些作品的意境、感情，有相通或类似之处。宗璞在短篇小说《不沉的湖》中讲到“白蛇传”时，用过“柔情侠骨”四字；短篇小说《心祭》，引用了李商隐的诗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作为题叙。引起我联想的，也许就在于他们的作品都常常表现了那么一种柔情侠骨，都常常流露了那么一种感情上有所欠缺的怅惘。

对于黄仲则，我从未研究过，只不过在学生时代背读过《两当轩集》中的一些近体诗，当时也并不全懂。“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冷雨疏花不共看，萧萧风思满长安”、“到死未消兰气息，他生宜护玉精神”等等名句，所感动我的，与其说是那种微带感伤的调子，不如说是那种在人生的伤痛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洒脱，这也就是不同于花间派、婉约派的缠绵悱恻的所谓侠骨柔情吧。当然，我绝没有意思把这两位相隔二百年、跨越了三个时代的作家硬拉扯到一起，虽然宗璞也擅长于描写儿女情长，但她的描写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的作品所体现的社会内容与思想感情，毕竟与封建时代的诗人无从类比，只是，她笔下的人物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清越疏放的气质，那种“为谁风露立中宵”的“玉精神”，使人不由感到两者之间似乎有着某种“血缘”关系。

当然，宗璞这几年所写的并不限于爱情、婚姻与家庭生活，她也写

了其他题材。她处理起其他题材时,笔触也很是劲道有力。但是,我以为,她写得最好的,还是这一特定的生活方面——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这一生活方面。《诉》虽是她第一篇作品,但它的影响不大。从《红豆》开始,可以说,她就成为新中国文学的这一题材领域的最早而坚持不懈的开拓者们了。

一九五六年,《红豆》问世,它立即引起读者的注意,同时也引起了文学界的不小的争论,最后遭到了批判。长期以来,有些人对于爱情题材的文学作品,只能接受粗线条地反映反对农村封建包办婚姻的,而对知识分子的那种感情细致的恋爱过程的描写,不被指责为消磨斗志,也被认为过于“奢侈”。而《红豆》,描写了一个倾向进步的女大学生,在全国解放前夕的学生运动高潮中,与一个银行家少爷之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一段恋爱故事,在当时,不免显得大胆而“唐突”。尽管小说明白无误地表现了她一方面在感情上为他所吸引,另一方面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双方在思想上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即使如此,《红豆》还是不能被这些人所容纳。经过了二十年之后,今天,《红豆》已与另外一些作品成为二度再放的“重开的鲜花”,而爱情题材也不再是文学创作的禁区,不少作家已涉足这个题材领域。

尽管不少作家涉足这个领域,但宗璞处理这方面题材,仍然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对宗璞这类作品特色的分析,还是需要从《红豆》开始,虽然她后来的作品较之《红豆》有了很大的发展:作者对于自己所反映的社会现象有了更为深刻的观察与理解;作者所塑造的人物带着二十年来的风雨斑驳,显得更为深沉;作者的艺术手法——无论是小说的结构、人物的心理刻画,以至语言——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她在这些作品中逐渐形成的特色,却是从一开始即见端倪的。

《红豆》受到批判时,主要罪名是鼓吹超阶级的爱情,宣扬资产阶级的恋爱至上。这个指责是毫无道理的。《红豆》通过人物形象诉诸读者的,恰恰是爱情——特别是在阶级矛盾激化、双方壁垒分明的时候——是不能超越阶级的,不属于同一阶级的恋爱双方,如果不能做到一方归

顺一方,决裂是不可避免的。江玫与齐虹虽然在艺术趣味上是那样相近,但是,真正的爱情,毕竟是以思想的一致为基础的(那就是对人、对事、对生活、对社会的看法和基本态度)。极端自私而又刚愎自用的大少爷与“天地狭小却心地善良”而日益趋向进步学生运动的“小鸟儿”之间,除去音乐之外,找不到任何共同点,而且互不相就。他们的悲剧结局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虽然齐虹采取了一切手段,甚至最后企图用劫持的办法要得到她,也仍然失败了。她终于在最后关头摔掉了那“像碎玻璃一样割着人”的爱情,选择了她咬牙切齿地咒骂的“女革命家”的道路。这两个隶属于不同阶层的青年的爱情悲剧,倒恰恰说明恋爱并非至上、恋爱不能超越阶级。

宗璞处理这类题材,总是把她所写的爱情、家庭生活与一定的社会、时代背景紧密相连。当然,历来的有价值的爱情小说都不是为爱情而爱情,总是包含着社会内容,其中的悲欢离合的原因也都是社会性的。宗璞这类作品的时代印记,都不是外加上去的,而是通过人物的遭遇、人物的思想感情中的时代特点而显现出来的。无论是她五十年代所写的《红豆》,还是七十年代所写的《弦上的梦》、《心祭》、《三生石》,都有着分明的时代感。尤其是它们都展开于新旧交替的社会大转折、大变动的关头,因此,时代的特征就格外鲜明。《红豆》自不必说,这个爱情悲剧是随着旧中国的崩溃、新中国的到来而结束的。江玫的性格是在新与旧两种力量的吸引与争夺中得到完成的。而在她写于七十年代的几篇中,其人物的遭际和心灵,无不铭刻着三十年来、特别是十年内乱风雨侵蚀的痕迹。把《弦上的梦》归入这类题材,也许嫌牵强了些,它直接描写了这场浩劫对两代知识分子的残害,但是,它的全部情节都是在大提琴家乐璐的家庭里展开的,人物关系则是以她的没有成功的爱情贯串起来的。因此,我还是把它算进来了。乐璐的两次失去“亲人”与三十年中的两次社会大转折相联系。三十年前,她与青年时代的爱人梁锋失散,是由于在那个历史大转折的关头,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乐璐出国深造,梁锋献身于人民解放事业去了延安。乐璐学成回来,梁锋已有了妻子女儿。三十年后的另一性质的政治大风暴,让她

承担起了照顾梁锋的遗孤梁遐的责任。尽管她们两个的性格、气质很不相同,然而在国恨与“亲”仇这点上,她们俩不但在感情上相互接近、相互支持,并进而在思想上相互教育。而就在她甘冒政治风险准备挺身而出把阿遐认做女儿的时候,她再次失去了这个“亲人”——阿遐在“四五”运动中牺牲了。当然,这篇小说(中篇小说《三生石》在这一点上与之相类)题材本身就与政治结合得十分紧密。(其实,在那十年,哪个知识分子的命运不与政治密切相连?)但是,即使如《心祭》,可以说是纯粹写“情”的作品,时代背景退缩为遥远的衬景,作者的笔触全部凝聚在黎倩兮对“往事”的追忆,说是“往事”也还不够贴切,因为那些“事”也只是不相连贯的、黎倩兮与死者程抗之间相会以心感情交流的此情此景。但是,透过程抗对于不和谐的婚姻的苦恼,透过黎倩兮与程抗的相遇相知却又不能相近的感情挣扎,特别是透过他们两人在感情“深渊”边缘的徘徊、犹疑,到最后尊重既定事实的决定,也就是透过他们所恪守的道德原则,不也反映出了我们今天的社会特点?

我这也只是说宗璞写这类作品赋予了它们以鲜明的时代感,并不是说她在其中提出了什么尖锐复杂的社会问题。她不擅长于此,也无意于此。她所着眼的是人物的性格,人物的气质,人物的精神世界。她笔下人物的悲欢离合、矛盾冲突大部分展开于内心深处。虽说人之情发于内而形诸于外,但她偏爱喜怒不形诸于色的人物,她只让她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撒那么一次“泼”——这也是她描写最多的那种文化教养较高、秉性清高、敏感而又纤细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特点。同时,她在写法上,对人物的外部动作以至对话也用墨节约,最低限度地筛选出最有表现力的细节,而致力于开掘他们的内心世界。还不止于此,她在揭示人物内心的波涛汹涌时,也是十分注意艺术的分寸感,写得很有节制。革命导师马克思讲过这样的话,爱情的痛苦是最个人的也是最强烈的。尽管她所表现的这种“痛苦”的性质各有不同,比如江玫,是两种力量在自己身上的冲突,是理智与感情在自己灵魂中的搏斗;黎倩兮则是个人愿望与客观条件的矛盾;在乐璐身上,错过机遇是个重要原因。但不管她们的“痛苦”是如何造成的,这种感情都是终身难忘的:乐璐